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先
锋
散
文
丛
书

周
晓
枫

著

上帝的隐语

SHANG DI DE YIN YU

SHANG DI DE YIN YU

先 锋 散 文 丛 书

上帝的隐语

周晓枫
——
著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

斯 人

□ 方 希

七年前的九月，我在山东大学的新生宿舍里守着刚运到的行李犯着思乡病，宿舍里的其他人在为整理新环境而忙碌。在一片混乱里，一个女孩不时地大声呼痛——她在下铺铺床的时候老是撞在床架上。我心烦透顶，心想这个人怎么这么蠢。整个下午，她那核桃壳似的脑袋当当地撞着铁床架。就在这频繁的撞击声中，我认识了周晓枫。

可是后来我迅速改变了看法，因为事实证明她是一个极为聪明的人，只是她将它的掩藏得非常之好。她明明是一个地主，却表现得像一个贫农。

晓枫很善于把自己包裹成一个平庸女人，她几乎从不利用聪慧留给她的特权，比如适度的偏激、低调

的自恋和清高的不理俗事。她小女人味十足，热爱花草草和一切动物，常干那种把落入水池的小虫子拯救上岸一类的感人事，关怀着秋凉里穿着浴衣的蜻蜓和裸体的蜜蜂。她也有平庸的理想，比如有一处舒适的住宅，比如可以到各地旅游，尝遍美食，有许多漂亮的衣服等等，而实际上这些只需要有一个富足的丈夫即可实现。晓枫对此表现了无限的向往，可她只满足于临渊羡鱼，从不肯退而结网。对于一般向往才女的人来说，她无疑是让人失望的。可是对她自己倒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妥，因为当她虚荣陡长的时候，总能够引人惊服，像一个久潜于市的武林高手。

上大学之后，大家突然进入了一个无人管制和暂时失去目标的真空状态，每个人都有一些轻微的水土不服，可是晓枫却如鱼得水。她最早上街去买花布作床围，最早和楼下的看门人攀上交情，并且最早——在我们对着食堂里的饭菜难以下咽之时——上街买菜，开始自己做饭。最让人惊愕的是她的好胃口，她似乎时时在吃，并且为吃投注了巨大的热情，这更像是创造性的狂热，而不仅仅是满足口腹之欲。她说起美食的时候双眼精芒四射，辅之以手势和丰富的表情，极具感染力。经常看见她在一堆人当中激情澎湃地慷慨陈词，而实际上她只是在描述夜市上的溜肥肠而已。

我们军训在一个偏远的军营，艰苦的训练使所有的淑女摇身一变成为大块吃肉大碗喝汤的硬汉，可是不管吃饭时撑得多难受，两小时后又饥肠辘辘了。晓

枫在坚不可摧的饥饿感的驱使下，终于在军营的吞儿里找到了一个濒临倒闭的服务部，在那里发现了颜色和味道都十分可疑的糕点——甚至名称也是简陋的，被称为“长条”和“方块”。晓枫把这个消息带回连队，一个下午之内，一个连的女生席卷了服务部，买完了它的全部存货，把它的负责人——一个不善经营的大婶感动得热泪盈眶。那天晚上，当我们拿出藏在床洞中的“长条”和“方块”的时候，不由得对晓枫充满了一种吃水不忘挖井人似的感激。是时晓枫十分得意，她为大家背诵了一段非常优美的散文，然后说是她写的。我们的震惊无异于听说修自行车的老头是一个机械博士，因为那文字是如此的灵动幽妙，并且，与吃无关。

晓枫平时很忙碌，惟独上课的时候像在梦游。她有时拿一本小说，有时什么也不拿，目光游离，精神涣散。当然她就不可能有任何一堂课的笔记。快考试了，晓枫才如梦方醒，她流窜于各个宿舍之间，对有笔记的同学笑脸相迎。为了节省复印笔记的钱，她忍痛舍弃了零食；为了看别人笔记时与主人看的时间错开，她又不得不在白天抓紧时间睡觉，而在半夜里举着蜡烛苦读。考试确实把她折腾得很狼狈，她无暇顾及形象，面色褐黄，头发蓬乱，远远看上去像一个鸵鸟蛋顶着一个袖珍的鸟巢。不过结果总是令人安慰的，她顺利通过了各门功课，甚至还因为没背笔记而临场发挥被老师另眼相看。也可能就是这个原因，晓枫每年都将这个过程演习两遍，直至毕业。

我一直以为，一个剔透聪明的人是难以保持宽厚的，因为宽厚接受缺憾，而聪明要求完美；宽厚需要一些粗糙，而聪明却是尖锐的；聪明充满了表现欲，常常瘦骨嶙峋，宽厚则心宽体胖，随遇而安。可是事实上，晓枫做得非常好，她心思缜密熨贴，口才甚佳，又善解人意，很快就成了许多人的倾诉对象。“倾诉室”——晓枫那用布围起来的小床上，时常传出压得低低的话声，有时直至深夜。宿舍因此而变得繁华起来。晓枫的业务日渐庞大，宿舍里的人说晓枫的床像神父的忏悔室，进去的人无不放下包袱，轻装前进。我说将“神父”和“床”相提并论未免有辱圣职，倒不如说是精神按摩院妥贴些。晓枫不顾我的讥笑，依然故我。

晓枫是一个善良的人，当然她柔善体贴，乐于助人。更大原因，是她的善意里无所不包的泛理解主义。她善于为一切行为设身处地，即使遭遇不公，也能以理解为主忍从为上。显然她相信理解是一种软化剂，可是常常软化的不是矛盾，而是她自己，所以她理所当然地成了矛盾的众矢之的。最让人难堪的是，她为他人的不义找到理由，却遭到不义的围追堵截，和平时代长着橄榄枝的智慧这时候如同玩具手枪一样毫无用处，晓枫泛理解主义式的善良在严峻的现实中遭到了惨败。说到底这种善良究竟是一种营养品，也许会对有道的弱者有所补益，也能将恶滋养得威猛强壮，更加勇不可挡。

毕业以后我再次见到她，她表示自己已经改了许多。可是我们一起追溯旧事的时候，她又忍不住广泛

地“理解”起来。隔着时空的长岸，可能她在认真反省之后，终于还是残留了一部分作为平时的消遣。我不由为她的这个改进欣喜不已，她终于为她那高度近视的善意配上了眼镜。

晓枫的锋芒只显示在她的文章之中，因为她从不让液态的生活和流质的精神互相侵害，所以她总能坚守晶莹清澈的文字世界，里面是一个女人冰凉锋利的理智和温暖高贵的凡心。这种清醒的分离与其说是对欲望破坏力的警惕，不如说是对文字出于心灵的崇敬，这崇敬能使她避免沦为文字的作坊主。她是一个容易被任何形式的美所蛊惑的女人，所以她恨不能每篇文章都是一个盛妆的新娘，每个句子都经过精细的装饰而闪闪发光。文章里的周晓枫要比现实里的放肆一些，一方面，营造着虫子与阳光的爱情；另一方面，优雅地剥离生活的戏装。这两件事，是她处于生活状态的时候不会做的。

晓枫借住一处独居的屋子，她异常珍惜这个地方。我以前总不理解收入低微的她为何要搬离父母而独立生活，可是走进屋子的时候我明白了。这里是一个非常正规的家，里面清洁光整。在物质的要求被安排得妥妥贴贴之后，这里就成了个人心灵的浴场。晓枫每天从闹市和识字图片的稿件中回到屋子的时候，我可以想象开门一瞬间那种饱满的安详。这个女人，像一束青葱的蔬菜一样鲜艳欲滴，她在静夜里铺开稿纸，独自喧哗。

我们每个人都是时间鞭子抽打下的陀螺，被肥胖

的欲望充塞的身体只有在高速的旋转中才不会倾塌。我们总得围绕各自的物质光源运行，可是毕竟还可以利用文字喧哗，也许没有具体的目标，就像孤单的地球每日向宇宙中播放音乐。晓枫倾诉着，像每一个孤单的人。

我没有见过创作状态的晓枫，她说过和别人一样的话：这就像生孩子，过程是丑陋的，而且不容人旁观。可是我遥想那奢侈的场景，心仪不已。那个小小的房间里流动着灵谧的机锋，唇香横陈。

路过北京，在她处叨扰了几日，临别，我不得不对她说一些褒扬的话：“你无疑是一个能干的人：文能卖文，武能炒菜；规矩孝顺，绝少绯闻；薪资菲薄，却能让自己假模假式地过得像中产阶级；向来热心助人，从不恃才傲物……可是想来，做一个没有特别缺点的女人，也是挺无趣的吧？”

她笑了。这个自命高雅和有品位的女人，对着天空，露出了全部的牙。

目

录

□ 上帝的隐语

斯人.....	(1)
一个人的空间.....	(1)
上帝的隐语	(11)
懒洋洋的天	(35)
水银	(40)
驿路	(45)
一节课的思维纪实	(52)
四季	(60)
微凉	(67)
它们	(77)
入世三则	(88)
女人与药品	(91)
行地无疆	(94)
虫子的哲学.....	(100)

目
录

春天的第一个青苹果.....	(105)
凡人与车.....	(108)
剪纸.....	(111)
花朵在楼道里穿行.....	(113)
表达.....	(115)
掌心里的树.....	(126)
携带简单的生活上路.....	(129)
彩排俗态生活.....	(133)
闲情.....	(137)
如意.....	(141)
朴素的夏天.....	(144)
回眸.....	(146)
亲爱的朋友远走四方.....	(149)
浮云旧事温柔.....	(156)
她们.....	(161)
击掌相合.....	(169)
抱菊而眠.....	(174)
驴和骡子.....	(181)
非常状态的爱情.....	(189)
我和平诺.....	(194)
善良人自白书.....	(198)
夏天的斗争.....	(201)
小恙.....	(205)

目
录

月亭亭.....	(208)
落满槐花的胡同.....	(215)
书爱.....	(219)
纷纷改嫁的爱情.....	(222)
心灵花园.....	(226)
门缝里看婚姻.....	(228)
死亡的两种临界.....	(234)
纸上的抒情.....	(238)
衣食住行.....	(241)
想起一些词汇.....	(249)
感冒的城市.....	(255)
冷言冷语.....	(258)
纪念日.....	(265)
个人的天堂.....	(275)

一个人的空间

1

在蓬松的土壤之间住着种子。在雾里住着灯。在等待中住着爱情。我一向觉得，事物只有在某种空间背景的环衬下，才能真正显示出自身的光泽。

对于人来说，房间是最基础、最直接、最物化的空间形式。环顾四壁，这是我一个人的家，它使我实现了一个平凡女人的清澈与细腻。

房间不大，在五楼，这是高于现实又低于梦想的层面。仿佛一只穴居又独居的动物，我在十几个平方米内建立自己的生活秩序。此位处于市区地段，立交桥上每天驶过无数汽车，但只要拉上窗帘，我就是被树叶遮住的虫子，在安慰的中心。

房间是借来的，但幸福不是租来的。新娘不因租来的礼服而削

减她的快乐。打开幸福的房间也许只需要一些微小的东西，就像阿里巴巴用“芝麻”打开财富的大门。

阳光里的灰尘闪烁着。我快乐的时候它们是迷你的伞兵，伤感的时候它们是阳光的头皮屑。事物在我眼里带有浓重的个人经验色彩，回到内心和真实。

2

对于家具，我只接受木质的，排斥金属与聚脂漆之类，床、写字台、衣柜、餐桌和几把高背椅子——这套基调是棕色的，透出隐隐的暗红。我喜欢那种柔润的光感，典雅而沉着——自然的怀旧主义。

我当然知道，由于我们对材料的偏好，使树远离了根。斧子直接听命于人类，显得格外理直气壮。木头的斧柄被人握在手里，充当奸细的角色。我们对森林、对动物一直惯于动用铁器。

树来到房间里，它们卸去了叶子，永远是冬天里的样子。这让我想起那些土地经验丰富的农民，来到城市后他们变成一无所长的体力机械。我们把木料涂上油漆变成家具，把土地涂上油漆变成柏油马路，前者同后者一样反映了某种被践踏的命运。

可除了木头，我想不出还能和什么如此亲和。惟有木质的纯朴与安详，让我在睡眠中放心。和金属不一样，它们从来也没想过报复，不在降温时寒冷，也不倚仗导电来威胁。依靠着它们，我深感受到保护。

树有一种神性的光辉，当它死了，依然在优美之中，比如提琴的倾诉与歌唱。

3

对于生长在城市的树来说，森林已是籍贯中的老家。我的窗外有一棵普通的杨树，正好高过我的楼顶。它曾收容了一株藤本植物，结果入侵者越长越大，使杨树的主干与支干上覆满了异族的叶子，藤本植物的茂盛似乎已超过了它的宿主。这就是宽容的代价。

杨树叶子上可看到一些虫蚀的痕迹，残缺的叶边与褐黄的死枝。树老实实在地站着，从不像淘气孩童跑跑跳跳磕磕碰碰，但也落得满是伤处，可见再小心也难以躲避上帝预约的伤害。

我们每天都可以洗澡，而树们有时一两个月也洗不上一次。那些爬来爬去的小虫子，在皮肤上也在脚心里，那些落在叶子头发里的灰尘，那些鸟儿们不自觉的大小便——我猜想着树的痒和其它不适。所以，下雨的时候它一定最快乐。

一个雨夜，我无意中拉开窗帘，对街的灯光全透过树隙照过来，密集的灯光把它装饰为一棵高大的圣诞树！你不会知道，我曾享有多么华丽的夜晚。

树的脚深深埋在土里，从来没有走动，它全部的茂盛都在树冠。这让我想起了那个轮椅上的作家，他全部的行走体现于头脑。他的脚印却比谁都深，心路比谁都长。

4

鸟是树四季的果实。在树叶的屋檐下，住着鸟的家人。